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局控制：掌控作战主动权枢纽

■王 锴

引言

纵观古今中外战争,战局控制始终是有有效驾驭战争,应对战争不确定性,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达成最终作战目的的重要内容。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形态正加速演变,深刻认知现代战争战局控制面临的威胁挑战,准确把握其发展变化和实施要点,是掌控作战主动权、制胜战场的关键所在。

深刻认知现代作战战局控制新挑战

随着战争形态加速演变、前沿技术飞速发展和作战体系重构提速,与传统作战相比,现代作战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并引发战局形态样貌、特点规律、关键构成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对战局控制提出全新挑战。

作战空间不断拓展,全面控局难。随着军事高新技术深度运用和武器装备战技术性能大幅提升,作战空间领域已打破传统时空界限,由本域向它域辐射、由单域向全域拓展、由一域平推向多域并行转变,陆、海、空、天、电、网、认知等各作战领域交叉重叠,带来战场空间多维、敌情威胁多源、影响制约多因、对抗活动多域等显著变化,战局控制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形势、应对更加繁杂情况、调控更加庞杂对象,掌控全局、贯穿全程、覆盖全域的战局控制难度越来越大。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快速控局难。现代作战已经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强调缩短作战“OODA”循环周期,作战时间压缩、作战节奏加快的趋势日益明显,战场态势变化的时段切分更加精细精准,时隙越来越短、颗粒度越来越小、变化越来越快,使战局控制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先期预判、同步快反、灵敏转换、及时处置的高度适配和动态匹配越来越难以实现,依靠传统的经验决策、计划控制、人工调控已无法满足现代作战战局控制需要。

对抗行动复杂多样,精准控局难。现代作战,交战双方对抗活动在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同时展开,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多域渗透交织,作战行动错综复杂,虚实互动、并行联动的特征明显,战局控制需要同时关注的作战

行动涉及样式多、覆盖范围广、进程变化快,既有重点方向、主战力量、关键行动的控制,又有其他方向、支援保障力量、辅助行动的控制,精确实施指挥决策和行动调控的难度大增。

准确把握现代作战战局控制新枢纽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作战指挥领域,先进指挥控制理论不断创新发展,战局控制重点的内涵要义不断拓展变化,只有准确把握“变与不变”,才能更加有效地组织实施战局控制,提升战局控制实效。

遵循控局规律。战局控制是贯穿作战全程的活动,除应遵循一般作战规律外,还应遵循其特有规律,确保发挥实效。一是“识变”为本。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战场情况总是变化莫测。应因时、因势、因情研战情、析战况、判战局,依据具体敌情变化、行动进展和战果战损等情况实施控局。二是“寻优”为的。孙子曰:“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寻求有利态势始终是战局控制的关键目标。应通过调节影响战局诸要素及其关联,有效控制作战规模、强度、进程和方式等,形成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三是“精控”为要。面对纷繁复杂的战场情况和不断变化的战场态势,只有精准研判、精心筹划、精细调控,才能掌握控局主动。应区分不同方向、任务、阶段、行动等,细化控局颗粒度,通过精确控制每个关键部位、重要环节,实现整体精确控局。

突出决策对抗。战局控制是交战双方在指挥控制领域的智力比拼,以决策对抗为重心,必须充分发挥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一是精判情势。看清局是控好局的基础前提。应依托联合侦察情报体系动态掌控战场态势,精准分析研判

一情一势变化,才能吹散“战争迷雾”、参透“作战迷局”、破解“控局谜题”。二是速定决心。现代作战,战机转瞬即逝,优柔寡断必将贻误战机,久拖不决必定错失好局。应针对现代作战战局快速变化,以快制快,果断定下控局决心,快速组织力量变换、阶段切换、行动转换。三是灵活应变。临机应变是战局控制的关键。应根据战场情况变化灵活机动地加以应对,及时调整决心、调控行动、调配资源,以快速精准的指挥调控把握作战脉搏、掌控作战节奏。

体现技术优势。战局控制应正视前沿技术对作战变革的催化作用,利用前沿技术优势驱动促发战局控制整体效能优势。一是智能增益。现代作战从体能较量、技能较量发展为智能较量,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战局控制,以人工智能提升指挥员决策运筹能力,以智能优势获取识局、控局、定局优势。二是算力增速。粟裕说过,打仗就是算数学。应以高速精确计算辅助服务于指挥员“苦思冥想”,在超强算法支持下,快速优选战局调控方案,先敌判、定、处,快速夺取控局主动权。三是自控增效。自主控局是以颠覆性技术支撑实现的高端战局控制。应依托网络互联和智能控制,在最短时间、以最佳方式,自主选择控局任务、目标、程序和方式等,自组织、自转换、自调控,提升控局质效。

精确实施现代作战战局控制新要诀

全面谋局,下好“先手棋”。立足最复杂困难情况,在战前充分预想战局可能发展变化,做实应对准备,确保始终占据控局主动。一是加强作战筹划。以缜密的战略头脑和清晰的作战思维,通观作战全局,研判战场态势,预判战局走势,从全局谋一域、以一域助全局,精细筹划设计战局控制方案。二是抓好作战预置。着眼巧开局、促优局、解困局、撑全局,在可能影响战局走势的主要方向、关键区域、重点领域预置力量、预储物资、预备支援,确保有备而控。三是注重作战推演。充分发挥先进作战实验系统辅助决策功用,综合运用工程化设计、案化推演、流程化验证等方法手段,分析战局关键点,预测战局转换点,评估战局风险点,提出战局控制对策建议,辅助指挥员控制战局。

联合盟局,打好“关键仗”。通盘考虑作战全局,把握战局发展核心关键环节,主动创造条件、塑造态势,推动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一是打好首战。认清首战对整个战局走势和最终结局的重要作用,着眼开局夺取战场综合制权,实施精兵夺、火力打、信息扰、认知控等行动,形成并保持开局优势。二是把控关节。围绕作战目的,动态掌控战场态势变化,在决定战局走势的关键时间点、作战关节处、行动关联部,果断投入优势力量,高效实施联合作战,以行动优势促成战局胜势。三是关注战后。高度重视战后战局控制,尽快恢复战后秩序,稳定战后局势,抓好恢复重建,防止大规模战争结束了,但军事暴力活动却长期存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忽视战后控制和重建失败,深陷“战争泥潭”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混合促局,发挥“体系力”。充分发挥体系作战效能,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整体发力、协同用力、共同加力,加速推进战局按己方意图发展。一是极限施压。综合运用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方法手段,远程精打、重兵封锁、无人作战、认知攻击等持续施压,使敌战意丧失、战体失衡、战能削弱,创造有利条件,形成有利战局。二是跨区域行动。着眼达成战局控制最佳效果,基于敏捷响应和跨区域聚优,不同领域不同要素跨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提升感知、机动、打击、指控、保障等行动效果,创造最大控局优势。三是体系支援。发挥联合作战体系整体效能,在威胁陡增、态势突变、战局胶着等情况下,依托联合作战体系,利用联合作战效果,联合补短、体系补缺,确保稳控战局。

巧妙设局,活用“奇正法”。战局控制旨在以“庙算”谋“庙胜”,是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应奇正结合,灵活运用方式方法,确保实现最佳控局效果。一是广施“迷惑招法”。着眼放大“战争迷雾”,使敌陷入多重认知陷阱和决策困境,广泛实施兵力、火力、信息、认知等迷惑欺骗行动,使敌误判形势、错定决心,最大限度牵制调敌敌人,牢牢掌控主动。二是善用“优势窗口”。利用敌方受制、受限、受困有利形势,借助气象、水文、地形有利影响,依托联合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快速反应,果断转换战局、调控战局、推进战局。三是敢于“超常用兵”。着眼“出奇制胜”,在敌意想不到的时机,用敌意想不到的力量,实施敌意想不到的行动,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达成战局控制最佳效果。

群策集

●没有一流的训练设计,就没有一流的军事训练;而没有一流的军事训练,就打造不出一流的军队。

某种意义上讲,战争打的是准备。而要实现战争准备与未来战争对接,作为未来战争预演的军事训练便是重中之重。让未来战争接预先准备打、像平时训练一样打,无疑将军事训练设计提高到了更高的位置。

推进军事训练转型的先手棋。当今时代,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战争制胜机理深刻改变。军事训练作为未来战争的预实践,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只有平时“像打仗一样训练”,战时才能“像训练一样打仗”。显然,这离不开前瞻性战争设计。然而,要将战争设计从设计变成现实、从战争资源变成作战能力,就必须下好军事训练设计这个先手棋。只有军事训练设计得好,军事训练才能既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和战争形态演变发展的潮流,又契合自身军事资源和能力实际,战训才能真正实现耦合,军事训练才能真正对准明天战争、服务明天战争,进而赢得明天战争。

把准军事训练设计的风向标。设计训练,可以说就是设计战争。军事训练设计必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站在时代制高点,努力追求训练设计对接未来战争。未来战争“什么样、怎样打”是训练设计的风向标。军事训练设计必须紧跟战争形态演进、制胜机理改变、作战方式变化、武器装备发展,特别是围绕新兴博弈领域与颠覆性武器的出现描绘训练蓝图,设计训练类型、训练模式、训练方法,构建训练环境、设施,开发训练软件、手段,以前瞻理念引领训练设计、追逐战争步伐。离开瞄准世界军事革命前沿的训练设计,军事训练就不可能真正转型升级。

明晰军事训练设计的着力点。设计训练模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设计作战模式。现代战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信息智能交融条件下,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的深度变化,要求训练模式必须把准未来战争对训练能力的要求,大胆创新构想。要基于兵种合同训练任务、合同力量编成,构想合同训练模式,如有人无人力量合同训练等;着眼联合作战能力需求,构想联合训练模式等;以破解场地条件不足、环境构设难、训练消耗大等现实难题为突破口,构建模拟仿真训练模式等。还要着眼未来高端战争,瞄准高强度体系化博弈,研究联演联训的机制、原则、方式,努力为训练精准预演未来战争提供支撑。

开掘军事训练设计的活力源。训练设计能力,根本维系于军事训练设计人才素质。加强军事训练设计人才培养,是提升军事训练设计的关键点和活力源。从目前备战打仗人才准备来看,既存在“五个不会”的问题,也存在军事训练设计能力不足不强的问题。长期以来,各级对备战战

重视提升军事训练设计能力

■王雪平

才要求的是组训能力,强调的是训练组织实施的流程方法,军事训练设计能力要求不多。军事训练设计观念注入,训练设计能力提升,需要从“官之初”抓起。军事教育培训应将军事训练设计课程纳入课堂,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其成为各层级、各类型学员不可或缺的能力。

提升军事训练设计的支撑度。军事训练设计能力提升,既是紧迫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化机制保障。一要转变观念。训练设计是理论先行,应重视以军事训练设计引领军事训练转型升级,把军事训练设计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以军事训练设计的先进性提升军事训练的先进性,使之真正成为训练组织实施的“开门工程”。二要落于工作。训练设计是思想练兵,应纳入年度训练计划,像落实训练课目一样,组织开展军事训练设计研究,像对待科技人才一样发现、培养和使用训练设计人才,开展军事训练设计创新,把军事训练设计成果作为重要军事创新成果做好转化应用。

善于在“逆境”中“逆袭”

■高 凯 野钞洋

挑灯看剑

纵观人类战争史,不乏在逆境中逆袭,进而转败为胜的战例,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列阵等都是典范。这些成功逆袭的背后,不仅要有作战能力这个绝对的“硬实力”作基础,更要有关键时刻指挥员敢在逆境中逆袭的智慧毅力作驱动。

认清情势方能逆袭。保持头脑清醒,对战场态势特别是敌我双方实力与能力有清醒的认识,是做出正确抉择并逆袭成功的关键。要知彼知己,熟知作战对手的作战思想、兵力编成、战法打法、武器装备,了解自己的短板弱项,寻找己之长、彼之短,为“以长击短”“以优击劣”的逆袭破敌之法提供依据。要知天知地,熟悉作战地区的兵要地志、社情民意,了解各型武器装备使用的天候地形条件,为排兵布阵提供基础。要知胜之道,精确把握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作战规律和制胜机理,灵活运用作战力量、技术手段、战场环境、敌情弱点等实施“以能击不能”,为逆袭赢得胜利提供路径。

善用谋略方能逆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指挥员应牢固树立“上兵伐谋”的观念,善用谋略赢得战场主动权。要善“算”,运用兵棋推演、模拟仿真等手段,构建数据模型深算、细

算,进行科学评估,辅助指挥决策,做到战略算势、战役算局、战术算法,为正确定下作战决心提供科学依据。要善“变”,破除落后理念、老旧思维,不被预先制订的作战方案和作战方法禁锢头脑、捆住手脚,因敌、因地、因势而变,以长击短,以优胜劣,以快吃慢,以精制粗,以明压盲,以实击虚,出奇制胜。要善“联”,把联合刻入脑中,破除“独角戏”思想,树立“无战不联”“无联不胜”的观念,善于运用各种作战力量跨越优势作战,用好新城新质力量实施降维打击。

保持定力方能逆袭。“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在雷霆万钧的紧要时刻,保持定力,冷静处事,对指挥员是多么重要,对战争胜败是多么关键。逆境更加考验指挥员能否保持良好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战略初劲,能否正视失败、败而不馁,能否越挫越勇、败中求胜。作为仗全局的指挥员,必须科学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注重日常养成与训练,具备纳万流百川入心中的宽广胸襟与挽狂澜于既倒的心理素质,敢于迎难而上,破困局、解危局、谋胜局,准确判断战场态势,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正确地指挥战斗,进而夺取“逆袭”的胜利。

谈兵论道

指挥方式是制约指挥效能的关键因素。任务式指挥作为一种指挥方式,最早发端于普鲁士的军事思想,源于德军“任务战术”这一概念,其后被美军借鉴发展。实际上,我军也有类似的指挥理念,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放异彩。战争实践和指挥理论说明,不管是指挥手段相对落后的过去,还是指挥手段高度发达的现在,任务式指挥对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纵览我军指挥理论,虽没有任务式指挥概念,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方式,成功指挥了400多次规模不同的战役行动,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指挥方式运用的高超艺术,暗含着任务式指挥的科学理念。战役指挥实践中,对于凡属战役统一指挥机构的组成、主要作战方向和首战目标的选择、兵力使用和行动时间的确定、各个战场间的协同配合等重大问题,均由中央军委总揽;对战役中打什么目标、什么时间打、如何打等问题,由战役指挥员确定,报中央军委备案。这与任务式指挥“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充分发挥一线指挥员主动性的理念是一致的。

的。但也应看到,与外军相比,我军指挥实践中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军更加注重上下交互、科学决策。我军的指挥活动,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指挥,反映在作战实践中,就是在定下战役决心之前,上下级之间不断交换意见,整体呈现出一个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反复酝酿过程,增强了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利于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各级积极性。这与外军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上级绝对决策权是不同的。

二是我军更加注重分散实施、重点指导。我军指挥实践中,在上级充分授权的同时,还强调对战役关键枢纽、关键时节、关键阶段等一些关系全局的敏感问题实施重点指导。比如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包围唐山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抑留平津塘之敌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明令东北野战军指挥员“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方能行动。这与外军任务式指挥中限定作战条件、充分享有行动自由权等观点也是不同的。

三是我军更加注重立足实际、灵活运用。从我军发展历程看,在红军时期,我军力量弱小,而且被分割在互不相连的几个根据地,加之通信手段落后,中央军委主要以分散指挥为主实施指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成长壮

大特别是指挥手段的改善,我军的作战实践中更多地强调集中指挥、分散实施、重点指导,尤其是在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仅对野战军一些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实施分散指挥。从战役发展进程看,在作战准备阶段,对作战力量使用更多地强调进行统一筹划、集中决策;在作战实施后,通常实行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相结合,有时甚至以分散指挥为主。

四是我军更加强调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我军老一辈军事家在坚持集中统一指挥的同时,非常注重赋予一线指挥员行动决策权。毛泽东曾指出“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并强调“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朱德也认为,“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刘伯承曾要求,“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到歼敌任务”。翻阅我军战争年代文电,“临机处置”“不必请示”的批复随处可见,比如淮海战役中,在战役计划已定、部队按预定计划准备发起攻击时,毛泽东电示战役指挥员: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行事,不要事事请示”。

任务式指挥的本质内涵是根据任务式命令和上级授权,各级指挥员

在上级指挥员统一的作战意图范围内发挥其积极主动精神,分散实施军事行动,体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指挥艺术和控制科学的交融。其本质要义是指挥权的下放,以最大限度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适应各种战场复杂情况,便于指挥员临机决策,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任务式指挥反映了复杂战争运动的内在要求、统分结合的指挥规律、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指挥手段运用的辩证认识等。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在深刻理解作战规律、深入分析作战特征、科学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联合作战指挥理论,树立统分结合、收放相济的指挥理念。联合作战指挥中,要改变过去分层决断、各负其责的刚性权限行使方式,根据战场情况适时收放指挥权限,做到柔性耦合、恰当自如。对联合作战关键力量 and 关键作战行动,指挥员必须牢牢把握指挥控制权,不仅要示其任务,还要示其手段,甚至还要实时发出细节性指令调控其行动,进行直达型命令式指挥。当战场条件限制了指挥员实施及时、可对作战行动产生直接影响的能力时,上级指挥员要敢于大胆放权,仅给下级明确任务,不干涉下级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彻底放权,实施完全的委托式指挥。